



乡关两处

汪向荣 著

谨以此书献
给仪征古城
和曲霞小镇



 沈阳出版社

《《 乡关 两处 》》

汪向荣 著

谨以此书献给仪征古城
和曲霞小镇

① 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乡关两处 / 汪向荣著. — 沈阳: 沈阳出版社,
2014.12

ISBN 978-7-5441-6382-8

I. ①乡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 312565 号

出版者: 沈阳出版社

(地址: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: 110011)

网 址: <http://www.sycbs.com>

印刷者: 鞍山创意印刷有限公司

发行者: 沈阳出版社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印 张: 5.75

字 数: 150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代雪华

特约编辑: 刘 春 陆 燕

装帧设计: 扬子鳄书坊

责任校对: 王 君

责任监印: 杨 旭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1-6382-8

定 价: 36.00 元

联系电话: 024-24112447

E-mail: sy24112447@163.com

凡购本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辑 乡·土

- 003 真州“真相”
010 亦小亦大说仪征
015 会写字的城河
021 温柔的河岸
024 体内的长江
027 望江南
029 H₂O：2012的谜底
032 想起曲霞西石桥
036 水里，还有什么
039 印达美景旧曾谙
043 前世“蛤蟆” 今生“曲霞”

- 046 因缘结庐
049 谁愿失去“快”感

第二辑 乡·物

- 055 会飞的鱼
058 白果砧板：“后宫”明星
061 驴 叫
064 鸟·人
067 植物的脾气
070 残缺的秋天
073 会“下雨”的冬树
075 一扇窗户的跳楼
078 垃圾的尊严
081 钢铁的浮起
084 荷上看虹
087 间 隙
089 灰头土脸

第三辑 乡·人

- 095 一江两岸的伍子胥
098 一枕清风值万钱
102 全城回响“扫地歌”
105 盛成，一尊坐西向东的铜像
114 近乡情更切
——忆明珠仪征行散记
119 写书的蒋木匠
123 小偷自述

第四辑 乡·味

- 129 黑 锅
132 偶然的菜园
135 食 鹅
138 鱼汤面与宪章有多远
141 仪征紫菜羹
144 紫菜的角色
147 鹅肫，哪里去了
150 洲八样的滋味
153 萧美人糕的诗意
156 糝子的根植
159 喝粥去
162 状元故里话汤包
165 圩上美食“曲霞汤包”

附录

- 171 一方水土一方情 / 丁家桐
173 故乡的意义
——读汪向荣散文集《乡关两处》 / 刘春阳
176 永远的糙石巷
——汪向荣印象 / 张年亮

第一辑

〓 乡·土 〓

真州“真相”

一座临江而设的小城，百年之间由镇而军（县）而州，实现了行政级别的三级跳，而且每一次擢升，都与皇帝的恩赐有关，你就不能不惊羨它的非常能量。现在，作为仪征市的城关镇，真州，从起源到 2013 年整经历了几千年的磨砺。

真州，最鼎盛的时期就在北宋，江河交汇，亦南亦北的地利，成就了它漕运枢纽、盐运纲要的繁华，后人“有京师，不可无仪真”的评价表明其动关国计的地位。就在当时，发生了引起后人贬损的“澶渊之盟”“天降祥符”“泰山封禅”“圣祖驾临”等一系列充满戏剧性的宏大事件，并构成了真州之所以成为“真州”的历史源头。只是今天的人们在解释“真州”的来历，已淡化了这种背景，而选择简单而中性的表述：仪征城北出现王气，真宗下令在此熔铸先祖圣像，因仪容逼真而赐名“仪真”，且改建安军为真州。寥寥数语，显然不能解读那段万花筒般光怪陆离的历史。如果要还原真相，首先必须对“澶渊之盟”进行回顾。

—

公元 1004 年，辽国 20 多万大军压境，饱受战乱之苦的宋朝岌岌可危，进退两难的宋真宗耳畔响起两种不同的声音：一种来自参知政事王钦若和枢密使陈尧叟，他们建议皇帝迁到自己的家乡金陵或成都，另一种则是拥帝有功的宰相寇毫无禁忌的直谏：“只

要您亲征，辽军必撤无疑，谁要让皇帝逃跑，就砍谁的脑袋。”如此这般的权衡之后，那猎猎飞扬的黄龙旗，时隔15年，又一次插上了战场前沿的澶州北城门楼。将士们亲眼目睹皇上亲临，群情激奋，士气大振。是年深冬时节，宋军将威力无比的独门武器“床子弩”抬上了城头，随即发动了弩机，5张3尺5寸长的利箭齐发，有一箭不偏不倚射中了对方主帅萧挾兰的脑袋……辽方没想到宋军反击如此威猛。此时对战事的发展都深感没有胜算的双方不约而同想到签订和约，结果彼此达成了协议：宋、辽从此成为兄弟之国，宋为兄，但每年要向辽国提供军旅之费银10万两，绢20万匹……这样的结果对双方而言，其实都不算亏。用今天的眼光看，花钱买平安，何乐而不为？就在此时，在澶州大战中被寇准挤对得退到墙角的王钦若粉墨登场了，并且他的登场使此后的历史完全走向了戏剧化。

二

因为澶州大捷，宋真宗对寇准更加高看一眼，这让王钦若相当不爽，怒火中烧。有一天，王副宰相找到了与宋真宗赵恒交谈的机会，“陛下，在完全把握了战争主动权时，却在宋朝的腹地澶州，与辽签下和约，这在《春秋》一书中，可是最典型、最耻辱的‘城下之盟’啊！”本来，对顺利达成和约就显得忐忑不安的宋真宗一下被点中了痛处，他几乎条件反射地站起来询问化解耻辱之道。王钦若向他献上了一剂独特的药方：封禅。这封禅可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，宋朝之前也只有秦、汉、唐盛世太平年间，设坛祭过天、祭过地，除了先帝本身须造福万民外，还要有上苍赐福、神灵显圣、天降祥符等吉兆。

宋真宗不是个糊涂虫，他自知从政的业绩远不如先祖，就只好买通手下，暗渡陈仓，自编自导起天书降临的神奇故事。只见宰相

王旦接过“天书”，枢密院正使陈尧叟当众宣读：“赵受命，兴于宋，付于恒。居其器，守于正。世七百，九九定。”经过一番上下互动的精心策划，到了1008年，民间请愿皇上到泰山封禅的队伍接踵而至。先是1287名兖州的百姓群体请求，次第是兖州的官员集体上书，随后又是一位兖州籍的科考生发动全国各地的考生到皇宫请愿。在这些假戏连台上演后，宋真宗又接二连三收到了上天的密信，全国各地关于吉祥、平安的祥瑞信息也如雪片般向京城飘来：某地仙鹤云集；某地灵芝群发；某地苍龙显形；某地猛虎乔迁；某地静流变紫……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俱备，宋真宗没有理由再迟疑了，他终于踏上了浩浩荡荡到泰山封禅的旅途。17天行程，750人随行乐队。临行前，他喊来财政大臣（三司使）丁谓：“此行的开支，你老实说国库能承受吧？”这丁谓天生是个趋炎附势、见风使舵的主儿，他的回答妥帖而暖心：“大计有余。”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次封禅支出远远超过了国家财政的预算，一大笔赤字就只能红彤彤地挂在那里。不仅如此，从1007到1014年的7年时间里，宋真宗又不惜耗费财力，广招四面八方能工巧匠超过万人，委派心腹丁谓修建规模宏大、雕镂精巧的玉清昭应宫（昭，即天书昭示；应，即灵应）。

三

这片东西宽310步、南北深430步、拥有3000余间屋舍的建筑群，在整个崇道造神的大戏中无疑是举国关注的高潮部分。在聪明而奸诈的修宫使丁谓主导下，工程凿河取土，数万民工日夜倒班，各地嘉木奇石悉听调度，原先需15年才能完成的工期，结果仅用了7年时间。1010年7月，紫微殿上梁；1011年10月，正殿上梁……1012年天书殿上梁，其柱飞龙千余条、黄白相间，又吐白光若银丝，上有白云覆之，俄变五色，丁谓将奇观上奏给真宗，皇上欣然作了

《瑞应诗》。现在，问题来了，空前绝后的宫殿，总不能长久闲置吧。按照构想，正殿要设玉皇大帝像、别殿设圣祖天尊大帝、太祖皇帝、太宗皇帝像。铸造先祖列宗金像的事，其重要性和难度并不比昭应宫本身小，谁能承头经办此事，何处可担当铸像重任？

此时，全国各地禀报的祥瑞资讯依然络绎不绝，无奇不有。一条与众不同的信息引起了宋真宗的高度重视，位于扬子江畔的建安军（今仪征）城北出现了盈盈王气。“建安军”这三个字在宋真宗心目中的份量非同一般，首先它的命名直接来自宋太祖赵匡胤的恩赐。太祖于建隆元年（960）命部属在迎銮镇（即仪征）训练水师，准备攻打一江之隔的南唐。战火未起，竟有南唐两名大臣经建安渡叛逃来降，南唐主闻讯胆寒心怯，也派来儿子说和，结果不战而屈。太祖感念这山清水秀、枕江襟水的地方对宋朝建国有功，遂下令将迎銮镇升格为建安军，并在此筑城。其次，大运河开通后，入江处就在仪征，北上的粮食、南下的食盐都绕不过这个枢纽。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仪征的水运不畅，皇宫里吃的米、用的盐都会受到影响。所以，从建安到京城，交通的重要自不待言。朝廷每年花10块钱，至少有2块来自建安军，对此宋真宗不可能心中无数。还有一点同样不该忽视，仪征历史上的冶炼业发达，仅史书记载的就有西汉吴王刘濞在铜山铸钱；唐时在扬子江心铸造铜鉴……如此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俱备，在建安军西北小山上置炉铸像的事也就毫无悬念了。

1012年8月初，地方官江淮发运使李溥正式受令在江南一带遍访能工巧匠，网罗民间艺人，杭州人、著名的雕塑家张文昱和另一位王氏大师负责塑像的设计。此时，冶炼的火光闪照着一张张布满烟灰的脸庞，从3公里开外的江上都能清楚地看到北岸通红的天空，看到爆裂的火星在空中欢快地跳跃。某天，神奇的景象出现了，一只青鸾、一只白凤比翼而飞，环绕着炉火盘桓流连，洒下了串串清脆的啼鸣。宋真宗听到禀报，自然龙颜大悦。1013

年3月22日，玉皇、圣祖、太祖、太宗四尊金像如期落成，其体格圆润，浑然天成；其质地细腻，无一微疵；其形神生动，俨然再生；其座高10丈，威风凛凛。

四

那个神圣而隆重迎奉进京的时刻终于来临了，这是一部鸿篇巨制的精彩收尾。那么，谁来全权负责举国关注、全民热望的旷世盛典？宋真宗金口一开，报出了一个名字“丁谓”，还是丁谓，又是丁谓，昭应宫修宫使之外他又新增了同样炫目的职位——迎奉使，而翰林学士李宗鄂则担任副手。5月的仪征，万人空巷，运河两岸人山人海，四条特制的大船依次排开，正盛装待发。丁谓、李宗鄂护航玉皇、圣祖两舟，都监李溥等则分侍太祖、太宗两舟，四舟精心布置，设置了幄殿和成套的供具。方得风和日丽的好天气，穿着威武的2500人礼仪队夹岸而列，500名精心挑选的艺人同声鼓吹，更有数十艘大船载着道门、道节和文武侍从，一路紧随。此时，乐曲奏起，“范金肖像申严奉，宫观状翠飞。万灵拱卫瑞烟披，堤柳映黄麾……”船队缓缓启航，所过州县官吏出城10里恭候，演奏威仪音乐迎拜，所经之地禁止屠宰7日，停止行刑2日，到了京城，宋真宗更是率文武百官迎奉。

就像泰山封禅，建玉清昭应宫后那样大方的恩赐，宋真宗对铸像和迎像用心、热情的地方和个人的奖赏同样让人心动：都监、江淮发运使李溥因虔诚铸像坚持吃素一年，加升为顺州刺史，赐迎奉圣像官、引来官金币若干，而开封京城、建安军、扬州、高邮军、楚、泗、宿、亳州圣像所经之地死罪下降一等，一般流寇轻罪予以释放，放夏税十分之一。用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形容当时宋真宗的广泽恩惠一点不过分。当然，我们不得不关注对圣像铸造地仪征的回报：1013年，升建安军为真州，铸造圣像之地特建仪真观；

放当年夏税十分之三、屋税十分之二，仅仅半个世纪，受宋太祖恩赐的建安军，又再度受到宋真宗的赏识，由一个县级建制破格上升为州府建制。官员得名分，老百姓轻税赋，这不管从哪方面讲，看起来都是好事。

五

时隔 1000 年，关于宋朝的历史定位仍是学界热议的重点。以钱穆先生为代表的唱衰派，认为在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，它是最贫最弱的一环，然而也有人因其与汉比“无内乱”，和唐比“更繁华舒适”，跟明清比“更开放平和”，而盛赞那是一个最为幸福从容的时代。是耶，非耶，已非我辈所能判断。不过，无须争论的还是那些闹剧的特定背景：宋朝，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将本土化的道教作为主流意识，狂热崇拜的时代，而宋真宗 4 年多坚持不懈、乐此不疲祭天、祭地、祭人，把造神运动会搞得眼花缭乱、奇招迭出，还亲自跑到老子的诞生地亳州祭奠道祖、玄元陛下，加尊号为“太宗混元上德皇帝”。也正是在他任期之内，中国本土神仙的至尊者被冠以“太上开元执符御历含金真体道玉皇天帝”，这些让后人读起来十分费力的尊号，却足以表明他本身已接近超级“真（仙）人”了。当然，宋真宗绝非等闲盲流之辈，深厚的文化涵养让他留下了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之类的名言佳句，有了这样的铺垫，再来理解一下他赐封“真州”和“仪真”的内在涵义，就不能仅仅停留于望文生义的浅显表层，甚至可以想象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“仪容逼真”与宋真宗的本意南辕北辙。

关于“仪”的解释，除了司空见惯的“仪表、仪容”之外，还有一种“典范、表率”的解释，而“范”在 80 多首讴歌当时迎奉圣祖塑像的诗词中，是个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。至于“真”字则由“贞”变形得来，原意就是占卜，《说文》直指为“仙人变形而

登天也”。说到底，“真”就是地地道道、原汁原味的道教专用词，修养得道的人叫“真人”，道人居所叫“真人府”，仙人叫“真仙”，神仙叫“真君”，造物主叫“真宰”，太虚之域叫“真宅”，而在蓬莱仙境中有一仙城更直接呼作“真州”，各地道观命名为“真武”之类的更是比比皆是。如此看来，宋真宗赐一个“仪真”和“真州”的封号给铸像有功的仪征，仅仅是肯定一下“仪容逼真”这显然低估了他对道教的迷恋。他一定是说：“那是一处得道成仙的地方。”

好在一切都过去了，再有悬念的戏剧都有落幕的时候，再有争议的历史疑惑都会被岁月稀释。到了清朝，有人在凭吊铸像冶所的遗迹时，看到一处炼丹井已是一番惨象：修廊深殿阒无人，惨淡诸仙卫玉真。丹井苔生天篆暗，独悲苍鬣后凋臣。不过，仪征当初戴上“州”的桂冠，也并非徒有虚名，问题是，现在的真州还能复兴千年前的盛世繁华吗？

亦小亦大说仪征

仪征，作为沿江县份（城）的小，显而易见，有目共睹。

长江中下游城市密集，灿若群星。仪征的光亮，既不能与东邻的历史名城扬州比，更不可和西连的六朝古都南京比，一个是州府，一个是省会。两手“东扯西拉”于扬州和南京之间，退是苏皖边界，进为滔滔长江，还不是做一个乖巧、温驯的孩子？纵然，它也有2500年以上的建城历史。

放到江苏县级市的大参照系里，仪征的份量更显得轻巧。人口不到60万，面积不到900平方公里，这样的体量，在40多个兄弟中，都排在倒数五位之列。在许多公众场合，仪征常常被外界听作“宜兴”，“知道，那里盛产紫砂茶壶！”

如果说仪征真的微不足道，像个先天营养不足，长不大、育不壮的孩子，那是污名了它的昔日荣光。想想一个大宋的漕运枢纽，盐运水会，鹤立江滩，名扬四海，哪里小得下来！

史书有载：宋时南粮北运，仪征是全国6个可以发行“引券”换取粮款的地方之一，凭钞票贩盐时，这里发行的真钞又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。而在鼎盛期，真州跻身全国五大工商城市之列，繁华程度胜过南京、扬州，所以宋人誉以“风物淮南第一州”，绝非虚夸之辞。到了元朝，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的游记中仍有记载：随后又到达一个建筑完好的大城镇真州，从这里出口的盐，足够供应所有的邻近省份，大汗从中收入的税款，数额之巨，简直令人不可相信。一城之兴，关乎国计，难怪后人称“有京师，不可无仪真也。”

世界博物馆协会大会上，南京博物院以现代三维动画再现我国大运河水工技术的展品《真州船闸》一举获奖，大抵反映了真州运河船闸早于荷兰 180 多年的领先地位。当然，令人惊羨的是，真州的来源和建制的出现，直接与宋真宗的厚爱、赏赐有关，这早已成为仪征民间引以为骄傲的佳话。如果当初仪征的冶炼业不够发达，又没有钟灵毓秀的祥瑞气象，宋真宗先祖列宗的铜像就不会在这里铸造；如果当初铸造的四尊铜像达不到威仪若仙的程度，皇帝也不会龙颜大悦，非要赐个“仪真”的名字，并把一个县级的建安军破格提升为真州。

真州府的建制到明洪武三年（1369）才被撤销，还原为县的原貌，但这也算不上尊道抑佛，轻武重文的宋代给这座城市开了不大不小的玩笑。随后的兵燹火灾频仍，才真正是伤了真州的筋骨，损了仪征的元气。相传太平军传令兵把“绕过仪征城”误作“烧过仪征城”，一个微小的细节错乱，一场真正的祸从口出，竟于无意中加剧了昔日园林名城东南佳丽的崩塌，只剩下赤裸裸的残塔在那里控诉愚昧的恶果。而一座靠残砖碎瓦重建起来的城市，终究只能在风雨中飘摇，萎缩成“一灯亮四城，满目菜花黄”的几堆废墟。城北人打呵气城南都能听到。

当然，就此以为仪征一直会衰微下去，那是对父老乡亲坚韧意志缺乏信心。想想，万里长江依然还在脚下涌荡，仪扬运河依然还在腹地流淌，青葱的丘陵依然还在背后横亘，大血脉、大骨架滋养的岂会是“鸡肚猴肠”？战火毁掉的地上建筑都已转化为地下热土。灰烬，育壮了江北最大的茶园，每年的春天散发着清香；热血，斑斓了世上最大的芍药园，年复一年吸引着海内外的目光。仪征不像苏州、扬州有太多的祖上遗产值得夸耀，反倒卸去了历史的包袱，轻装上阵，从容不迫。不因小而自渐形秽，不因微而无所作为，诚如此地盛产的雨花石，在方寸之间浓缩天地精华，于掌握之中吐纳宇宙万象。